

曲詳卷第三

會稽方諸生

後伯良撰

勾餘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  
鬱藍生呂大成勸之技

論用事第二十一

曲之佳處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過積無事可用失之枯寂要在多讀書多識故實引證的確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隱事顯使務使唱去人人都曉不須解說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

禪家所謂掬盞水中飲水乃知滋味方是妙

琵琶用事者實然無不恰好所以動人三事如盛書櫃子番使人厭惡故不如拜月一味清淨自成一家人之爲愈也又用得古人成語恰好不是快事然只許單用一句要雙句須別處另尋一句對之如琵琶月雲高曲末二句第一調正是西出陽關無故人須信家貧不是貧第二調他須記一夜夫妻百夜恩怎做得區區陌路人第三調他不到得非親却是親我自須防人不仁如此方不堆積方不蹈襲故知此老胸中別具一副爐錘也

### 論過搭第二十二

過搭之法雜見古人詞曲中須各宮各調自相爲次又須看其腔之粗細板之緊慢前調尾與後調首要相配叶前調板與後調板要相連屬若每宮調皆有賺取作過度而用綠慢詞即引止着底板驟接過曲血脉不貫故賺曲前段皆是底板至末二句始下管板戲曲中已間賓白故多不用諸宮調惟仙呂許真雙調相出入其餘界限甚嚴不得陵犯惟十三調類多出入中商黃調以商調黃鍾二調合成高平調與諸調皆可出入其餘各調出入詳見十三調或謂南曲原不配絃索不必拘拘宮調不

取接板然未嘗不可取配絃索又管  
口下亦何妨視嗅但不成人而部位終非造化生人  
意耳凡一調中有取各調一二句合成如六犯清音  
七犯瓊瓏等曲雖各調自有唱法然既合爲一須唱  
得接貼融化令不見痕迹乃妙何元朗謂北曲大和  
絃是慢板花和絃是緊板如中呂快活三臨了來一  
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皆大和又是慢板緊慢相錯  
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僥令念奴嬌後古輪  
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而不復收矣然戲曲亦有  
中段却放緩唱者不可一律論也

### 論曲禁第二十三

曲律以律曲也律則有禁具列以當約法

重韻

一字二三押長套及戲曲不拘

借韻

雜押傍韻如支思又押齊微類

犯韻

有正犯句中中字不得與押韻同音如冬犯東  
類有傍犯句中押上聲不得與平聲相犯  
如東來犯東類

犯聲

押非韻脚凡句中字同聲俱不得犯如上海

平頭

第二句第一字不得與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合脚

第二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上去疊用

上去字須間用不得用兩上兩去

上去去上倒用

用上去不得用上上去活法見前論平仄

入聲三用

疊用三入聲

一聲四用

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

陰陽錯用

宜陰用陽字宜陽用陰字

閉口疊用

已閉口字只許單用如用侵不得又用聲或又用監咸廉纖等字雙字如深深

色色懶懶相不替

韻脚多以入代平

此字不免但不許多用如純用聲韻反用在何中皆俱不禁

疊用雙聲

字母相同如瓊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

疊用疊韻

字同韻如道遙燦爛類亦止許用二字

開閉口韻同押

凡閉口如侵尋等韻不許與開口韻同押

陳腐

不新奇

生造

不成成

俚俗

不文雅

蹇澀

不滑溜

粗鄙

不細風

錯亂

無次序

蹈襲

忌用舊曲語意若成語不妨

沾唇

不脫口

拗嗓

平仄不順

方言

他方人不曉

語病

如不... 公鴨亦可類

請客

如咏春而及夏... 而及花類

太文語

不當行

太晦語

費解說

經史語

如西廂... 有終類

學究語

頭巾氣

書生語

時文氣

重字多

不論全套... 重字俱用檢去

觀字多

隴至五六字

堆積學問

錯用故事

官調亂用

緊慢失次

對偶不整

右諸禁凡四十條在知音高手自然不犯如不能免須檢點去其甚者令不礙眼不爾終難為識者法家曲也

### 論套數第二十四

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與古之辭賦今之時... 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關須先定下...

就務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如斂人之鏡不者一  
絲紕類意新語俊字響調圓增減一調不得顛倒一  
調不得有規有矩有色有聲衆美具矣而其妙處或  
不在聲調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須煙波渺漫姿態  
橫逸攬之不得挹之不盡暮歎則令人神蕩寫怨則  
令人斷腸不在快人而在動人此所謂風神所謂神  
韻所謂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  
絕技卽求之古人亦不易得金在衡謂古散套無佳  
者僅北調萬種閒愁一曲何元朗以爲祇得馬上拍  
雞三市鬪袖中携劍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羅  
隱詩其餘蕪淺殊不足觀余謂北曲尚有佳者惟南  
曲最不易得弇州謂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是  
元人作學問才情足冠諸本是大不然此曲首調第  
一七字句便下五襯字旣已非法第三句多了一字  
語亦無謂第四五句軟玉溫香嫩枝柔葉空無着落  
末二句琴瑟正和協不覺花影轉過梧桐月意復不  
接第二調沉醉東風又起一頭特此後語意頗佳  
末段詞亦爛熳奔湧然只是一意敷衍又不當其

取也無已則陳大楚因他消瘦一曲又  
時還問柳數語祇是請客次謂懶書看繡戶輕寒  
十二珠簾不上鈎二句湊補第三調金索掛梧桐  
鶯似喚儔四句又是請客只浣溪沙以下數調語意  
流麗頗自可人前段終非完璧才難之歎於斯益信  
大畧作長套曲只是打成一片將各調臚列待他來  
湊我機軸不可做了一調又尋一調意思西廂記每  
套只是一箇頭腦有前調末句牽搭後調做者有後  
調首句補足前調做者單鎗匹馬橫衝直撞無不可  
人他曲殊未能知此窳窳也

論小令第二十五

作小令與五七言絕句同法要醜藉要無襯字要言  
簡而趣味無窮昔人謂五言律詩如四十箇賢人着  
一箇屠沽不得小令亦須字字看得精細着一戾句  
不得着一草率字不得奔州論詞所謂宛轉綿麗  
至儂俏正作小令至語周氏謂樂府小令兩途樂府  
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未必其然渠所  
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

論咏物第二十六

咏物得寫意却要開口便見是可歌不可

黃之外約畧寫其風韻令人髣髴中如燈籠傳  
然目中却摸捉不得方是妙手元人王和卿咏大  
蝶擘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抹一  
空誰道風流種謔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  
人搨過橋東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  
竹却無一句不是俊語古詞咏柳窺青眼開口便知  
是柳下偏宜向朱門羽戟畫橋遊舫又倚闌凝望  
得幾番暮雨斜陽等皆從柳外做去所以涉茫多  
他如祝京兆咏月陶陶區區咏雁梁伯龍咏蛺蝶等  
無一二佳語只夾雜凡俗便是不成片段小令北  
王西樓最佳如咏浴裙睡鞋等曲首首尖新王漢  
馮海浮咏鞋杯諸曲亦多巧句海浮月兒芽學環在  
腮上筍兒尖穿破了鼻梁及環兒脚一鑿花兒辨兩  
邊又心坎兒裏踢蹬肚囊兒裏款行腸積兒裏穿  
徑等尤稱妙絕亦未免間以粗豪語不無道恨耳  
如何是說體如昔人咏柳絮一似半天飄粉逐  
酥平地飛瓊堵是也如何是說用如咏草斜陽夕  
家斷橋村塢又池塘雨歇夢回南浦又王孫何處  
長途好歸去又驚春是也



俳諧之曲，東方滑稽之流也，非絕類之資，絕倫之  
又運以絕圓之機，不得易作。着不得一箇太文字，  
着不得一句張打油語，須以俗爲雅，而一語之出，  
令人絕倒乃妙。元人嘲秃指甲詞，十指如枯筍，和袖  
捧金尊，搗殺銀箏字不真，揀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  
痕，索把拳頭搵，中原音韻及弇州皆極賞之。然首語  
及揀癢天生鈍句，尚覺着相，此體亦是西樓最佳。如  
失雞轉五方等曲，皆極當行。吾鄉徐天池先生生平  
諧謔小令極多，如嘲少髮大脚妓，黃鶯兒中二句，  
臺上省油，厮打處省揪末，下粧樓，金蓮一步占着兩  
塊大磚頭，嘲瘦妓，四兩麪條搓抹胸膛，三寸羅裙  
君一手橋下聲，三箇嘲歪嘴妓，一箇海螺兒在腮邊，不  
住吹，面前說話倒與傍人對末，抹胭脂櫻桃一點，  
過鼻梁西等曲，大爲士林傳誦。今未見其人也。

論險韻第二十八

作曲好用險韻，亦是一僻，須韻險而語則極俊，又  
穩妥方妙。西廂之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王佛，及參  
題詩，迴文織錦，何語不俊，何韻不妥，又國初人

見此等韻者全無奇僻之韻。以爲難事。夫欲借險韻以見難。而止是平遠。以異於人也。亦何取此等韻爲耶。故知百尺竿頭。技非古所謂肉飛仙手段不可。庸人故當以此爲戒。

### 論巧體第二十九

古詩有離合建除人名藥名州名數目集句等體。元人以數目入曲。作者甚多。句首自一至十。有順去逆回者。輟耕錄載折桂令起句。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爲極難作。虞邵菴作鑿與三顧茅廬。

一曲擬之。則二字一韻。蓋尤難矣。喬夢符有當時。士山祠一曲。亦用此體。嘉靖間。北都有劉憲副效。者用此體。凡平聲每韻各賦一首。可稱一癖。詞林。艷有粉蝶兒。從東隴。風動松呼長套。句句兩字一韻。然不見佳。藥名詩。須字則正用。意却假借。讀去不覺。詳看始見。方得作法。如所謂四海無遠志。一溪甘。心是也。陳大聲有藥名散套。首句今年牡丹開。便是直用其名。更無別意。又後多借同音字爲用。借霜梅爲雙眉。尚香爲回鄉。其語猶俏。至借白。

北極。滑石爲化石。亦可發一。

種皆儼然不甚合作。倘不能窮極妙境。不如尋常  
足之爲愈也。

### 論劇戲第三十

劇之與戲。南北故自異體。北劇僅一人唱。南戲則各  
唱一人。唱則意可舒展。而有才者得盡其春容之致。  
各人唱。則格有所拘。律有所限。卽有才者不能恣肆  
於三尺之外也。於是貴剪裁。貴鍛鍊。以全帙爲大關  
架。以每折爲折落。以曲白爲粉堊。爲丹雘。勿落套。勿  
不經。勿太蔓。蔓則局懈。而優人多刪削。勿太促。促則  
氣迫。而節奏不暢達。毋令一人無着落。毋令一折不  
照應。傳中緊要處。須重着精神。極力發揮。使透。如浣  
紗遺了。越王嘗膽。及夫人採葛事。紅拂私奔。如姬竊  
符。皆本傳大頭腦。如何草草放過。若無緊要處。只儘  
敷衍。又多惹人厭憎。皆不審輕重之故也。又用宮調。  
須稱事之悲歡苦樂。如遊賞。則用仙呂雙調等類。哀  
怨。則用商調。越調等類。以調合情。容易感動得人。其  
詞格俱妙。大雅與當行叅間。可演可傳。上之上也。詞  
藻工。句意妙。而不諧里耳。爲案頭之書。已落第二等。  
既非雅調。又非本色。假拾陳言。奏新律。爲

張打油勿作可也。

論引子第三十一

引子須以自已之腎腸代他人之口吻。蓋一人登場必有幾句緊要說話。我設以身處其地。模寫其似。却調停句法。點檢字面。使一折之事頭。先以數語該括盡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諦。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謂開門見山手段。浣紗如范蠡。而曰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施之越王。則可。越夫人而曰金井。轆轤鳴上苑。笙歌度簾外。忽聞宣召聲。忙感金蓮步。是一宮人語耳。只字羅山下一引頗佳。中春風無那。却不可解。餘俱非腐則漫。玉玦諸引。雖傷過文。然語俊調雅。不失爲才士之作。近惟還魂二夢之引。時有最俏而最當行者。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來故也。明珠引子。時用詩餘寶劍引子。多出已創。皆不足爲法。自來唱引子。皆於句盡處用一底板。詞隱於用韻句下板。其不韻句。止以鼓點之。譜中只加小圈讀斷。此是定論。

論過曲第三十二

過曲體有兩途。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重本色。然忌太俚。須奏之場上。不論士人閨婦。以及童野老。無不通曉。始稱通方。最要落韻。

手指上血痕尚在衣麻衣麻是何語說紅梅  
下無亂字是歇後語矣皆謂趁韻又不可今有歇後  
語琵琶僥僥令既云但願歲歲年年人長在父母共  
夫妻相勸酬下却又云夫妻長厮守父母願長久說  
過又說至兩山排闥二句與上何干大是請客尾聲  
惟有快活是良謀直張打油語矣用韻須是一韻到  
底方妙屢屢換韻畢竟才短之故不得以琵琶拜月  
藉口若重韻則正不必拘古劇皆然避而牽強不若  
重而穩俏之爲愈也

論尾聲第三十三

尾聲以結束一篇之曲須是愈着精神末句更得一  
極俊語收之方妙凡非曲煞尾定佳作南曲者只是  
潦草收場徒取完局所以戲曲中絕無佳者以不知  
此竅故耳各宮調尾聲或平煞或仄煞各有定格詞  
隱雖儘列譜中然祇是檢舊曲訂出舊曲實未必皆  
是必如十三調譜中舊定諸格方是不差惜原曲有  
不能盡見者耳今錄於後

情未斷煞

仙呂羽調  
可九尾

衷腸悶損尾文是也

三句兒煞

黃鍾尾

春容漸老尾文是也

尚輕圓煞

正宮大石  
尾

祝融南尾文是也

尚遠梁煞

商調尾一

那日忽起多

尚如縷煞

中呂有二樣  
此除低一格尾

料峭東風尾文是也

喜無窮煞

中呂高一  
各尾

子規聲裏尾文是也

尚按節拍煞

通宮尾

新篁池閣尾文是也

不絕令煞

商呂尾

明月雙溪尾文是也

有餘情煞

越調尾

炎光謝了尾文是也

收好姻煞

小石尾

花底黃鸝尾文是也

有結果煞

雙調尾

簫聲喚起尾文是也

又有本音就煞謂之隨煞

又有雙煞

又有借

音煞

又有和煞

凡一調作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兩調各止一二  
曲者俱不用尾聲

論賓白第三十四

賓白亦曰說白有定場白初出場時以四六節句者  
是也有對口白各人散語是也定場白稍露才華然  
不可深晦紫蕭諸白皆絕好四六惜人不能識琵琶  
黃門白只是尋常話頭畧加貫串人人曉得所以至  
今不廢對口白須明白簡質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  
平者也俱非當家浣紗純是四六寧不厭人又凡  
字惟非劇有之今人用在南曲白中大

長短平仄，須調停得好，令情意宛轉，音韻鏗鏘。是曲，却要美聽。諸戲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難不下於曲。玉映著白，潔淨文雅，又不深晦，與曲不同。只種欠波瀾，大要多則取厭，少則不達。蘇長公有言：行乎其間，當行，止乎其間，不得，則作白之法也。

論插科第一十五

插科打諢，須做得極巧，又下得恰好，如善說笑話者，不動聲色，而令人絕倒，方妙。大畧曲冷，不鬧場處，得淨在間插，科可博人闔堂，亦是劇戲眼目。若畧涉安排，勉強使人毗上生粟，不如安靜過去。古戲科諢，皆優人穿插傳授爲之，本子上無甚佳者，惟近顧學憲青衫記有一二語，咄咄動人，以出之輕俏，不費一毫造力耳。黃山谷謂作詩似作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在宋時已然矣。

論落詩第一十六

落詩亦惟甚，豈得體，每折先定下古語二句，却湊二語其前，不惟場下人易曉，亦令優人易記。自玉玦是詩語爲之，於是爭趨於文，邇有集唐句以逞新奇者，不知喃喃作何語矣。用得親切較可，如浣紗范蠡，西施折用芙蓉脂肉綠雲鬟一詩，所謂風流才子，

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論部色第三十七

夢遊錄云。今教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豔。其次正雜劇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送者謂之把香。輟耕錄云。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淨。爲叅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鬻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未泥卽生。裝孤卽旦。引戲則末也。一說曲貴熟。而

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喧鬧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按丹丘先生謂雜劇院本有正末。副末。但。孤。親。鴉。孫。捷。譏。引戲。九色之名。又謂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時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爲二。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又按元雜劇中名色不同。末則有正末。副末。冲末。許副末。砌末。小末。旦則有正旦。副旦。貼旦。卽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兒。卽小旦。卜旦。亦曰卜兒。卽老旦。又有外。有孤。裝官者。有細酸。亦裝生者。有孛老。卽老旦。斯曰棟。從人曰祗從。雜劇曰雜官。裝成曰



後皆曰張千有二人則曰李萬凡類皆曰梅香  
保皆口店小今之南戲則有正生貼生或小丑

貼旦老旦小旦外末淨丑即中小丑共十二人

或十人與古小異古狐以裝官夢遊錄所謂裝狐

即旦非也又月正以狽狐鴛鴦並列即狐當亦是狐

字之誤耳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

并署其冠服器械口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

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 論說字第三十八

戲曲有相傳既久致此字間出或係刻本之誤或

俗子所改致撰人叫屈識者貽嗤不一而足如西

風欠酸丁之欠俗子作奐字音至去其字之轉

一人并字形亦爲改削不知字書從無此字元

名蕭淑蘭劇寄生草曲吹不了強去聲文做醋饒來

脆窮儉以欠與上之臉下之儉叶韻明白可證蓋

於南人但知有風奐俗語不知北音遂妄倡是說不

意金在衡輩亦爲所誤筆之正說夫使果爲風奐

義何不逕用奐字而以欠字代之耶其在琵琶

尤多如請檀普天樂原以家麻吹吹二

宜悉見公姿受餒正與上弟和兒更說一

摧挫相叶却改作受餒又有從而附和之者以爲俗夫琵琶久用本色語矣餓字亦何俗之有乃妄改之而反以不韻爲快耶成親女冠子引丈夫得志

婿乘龍與上下入聲簇促韻全不叶或改作坦腹於韻是矣而與後之兀的東床難教我坦腹又犯重韻直是難擇則是東嘉自誤雙聲子娘介福用詩經語俗子改作分福以不識介字義又與分字字形相近之故後復改作萬福又万與分相近之故也剪髮香羅帶第三調堪憐愚婦人下當云單身又貧却易

窮亦誤記中每對偶甚整向謂孔雀屏開當作開屏與下芙蓉隱禱相對近詞隱於考誤已正之矣又嘗疑新篁池閣槐陰庭院二語槐陰與新篁不對必有誤字新篁當以高槐爲對乃的孟郊詩高槐結浮陰非無出也卽此曲前云深院荷香滿又只管打扇與燒香又一架茶蘼滿院香下又云香肌無暑又一風來香滿又香奩日永又香消寶篆沈煙又怎處得黃香願又猛然心地熱透香汗又只見荷香十里又清香瀉下瓊珠濺連用十一香字重疊之甚而香

香香消三句疊用尤爲不美有文香

與上音後屢幘又重不可強爲之解本折  
休問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幾何兩何字亦重下何字  
蓋多字之誤耳他如明珠記二郎神換頭果然是萍  
水相遭與上之間分曉下之郎年少相叶因坊本誤  
刻而皆唱作相逢又紅拂記古輪臺刺船陳孺刺案  
或作次音或作辣音皆非當音作戚陳孺謂陳平也  
刺船事見史記却無正音莊子漁父篇註音戚此可  
爲證懶畫眉只得顛倒衣裳試覷渠倒字皆唱作上  
聲夫去聲則顛倒之義也上聲則傾倒之倒於義不  
協矣此則起於朱子註詩此老執拘甚不可解詩言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下顛之倒  
之卽覆說上文顛倒二字之隙其實一也却於上倒  
字音作上聲而下倒字音作去聲此何說也又撇道  
非人調侃說脚也湯海若還魂記未折把那撇道兒  
搭長舌揸是以撇道認作顛子也誤甚又散套梅家  
庄水罐湯餅打爲磁屑當作謝家庄正崔護乞菜  
也又窺青眼曲白練序換頭蕭郎信渺茫下舊譜  
作還追想當年處士庄詞選作漫留下當年繫馬  
俚甚非白語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出元人雜劇  
今皆訛作旌捷旗然似不如是旌捷其下

爲的憑君走到夜摩天夜摩天語出...  
焰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  
語言之人難得也今訛作可與人言兩葉洋洋歸大  
海蓋本白樂天與君何處重相遇兩葉洋洋大海中  
詩語詞隱唱曲當知以爲非是或偶未見此詩耳大  
抵刻本中誤處須以意理會不可便仍其誤彼優人  
俗子既不能曉吾輩又不爲是正幾何不令千古之  
贖贖耶

雜論第三十九上

係繼筆漫書  
初無倫次

詞曲小道遺雲落塵遠不暇論明皇製春光好曲而  
祀杏皆開世歌虞美人曲而草能按節以舞聲之所  
感豈其微哉

南北二調天若限之北之沈雄南之柔婉可畫地而  
知也

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氣骨勝工句  
字故以色澤勝

勝國諸賢蓋氣數一時之盛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  
今求其鄉不能措一語矣大都卽  
今北京

正音譜中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憑涵虛子  
夫理原不甚通其評語多是付笑又

評後一百五人漫無可否筆力竭耳非其有  
其間也。

胡鴻臚言元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國人爲之  
中州人每沈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  
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官大用鈞臺山長鄭德輝  
杭州路史張小山首領官於是多以有用之才寓於  
管歌以紓其佛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  
然其時如貫酸齋白無咎楊西菴胡紫山盧疎齋趙  
松雪虞邵菴輩皆昔之宰執貴人也而未嘗不工於  
詞以今之宰執貴人與酸齋諸公角而不勝以今之

文人墨士與漢卿諸君角而又不勝也蓋勝國時上  
下成風皆以詞爲尚於是業有專門今吾輩操管爲  
時文既無暇染指迨起家爲大官則不勝功名之念  
致仕居鄉又不勝田宅子孫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  
勝之也

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居  
於黃梁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爲  
雄勁王於西廂綠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草草不  
稱尺有所短信然

古戲不論事實亦不論理之有無可否

損益雜飾爲之。然尚存梗槩。後稍就實。多本古。又雜說畧施丹堊。不欲脫空杜撰。邇始有捏造無影響之事。以欺婦人小兒者。然類皆優人及里巷小人所爲。大雅之士。亦不屑也。

元人作劇。曲中用事。每不拘時代。先後。馬東籬三醉岳陽樓。賦呂純陽事也。寄生草曲。這的是燒猪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閔。俗子見之。有不嘗以爲傳唐人用宋事耶。畫家謂王摩詰以牡丹芙蓉蓮花。同畫一景。畫袁安高臥圖。有雪裏芭蕉。此不可易與人道也。

詞曲本文人能事。亦有不盡然者。周德清撰中原音韻。下筆便如葛藤。所作宰金頭黑脚天鷲折桂令。莊子來海棠開寨兒令。臉霞鬢鴉朝天子等曲。又特警策可喜。卽文人無以勝之。是殊不可曉也。

南北二曲。用字不得相混。今南曲中有用者字。兀字。您字。喲字。及南曲而用北韻。以白爲排。以墊爲好之類。皆大非體也。

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却命伶奉詞。臣作曲。謂之填詞。凡樂工所撰。士流

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曲者。  
一手，要不得爲諸君子疵也。

北曲方言時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語所被者廣，大畧相通，而南則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則不能通曉故也。

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畧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爲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毋論好手難遇，卽求一典故新采可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元詞選者甚多，然皆後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樂府，係楊澹齋所選，首首皆佳，蓋以元人選元詞，猶唐人之選中興，間氣河洛英靈二集，具眼故在也。

北人尚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闈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鄭衛諸風，脩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稱曲，曰荆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

唐三百年詩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詞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興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錚錚者，指不勝屈。

何哉

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遂爲恒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爲雙美，不得合爲聯璧。

琵琶遺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顧多蕪語累字，何耶？

西廂組艷，琵琶脩質，其體故然。何元朗竝譽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勝二氏者哉，過矣。

拜月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尚隔兩塵，元朗以爲勝之，亦非公論。

世傳拜月爲施君美作，然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皆載在漢卿所編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吳山前坐賈也。南戲自來無三字作目者，蓋漢卿所謂拜月亭，係是北劇，或君美演作南戲，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古之優人，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子者。又皆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後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冶長，二聖妻等事。



而已。卽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西廂記亦非是一人倚絃索以唱而間以說白。至元而始有劇戲。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竅山天地開闢以來不知越幾百千萬年。俟夷狄上中華。而於是諸詞人一時林立。始稱作者之聖。嗚呼異哉。

南戲曲從來每人各唱一隻。自拜月以兩三人合唱。如詞隱諸戲。遂多用此格。畢竟是變體。偶一爲之可耳。琵琶工處甚多。然時有語病。如第二折引風雲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無。有二十一折引也。只爲我門

楣皆不成語。又蔡別後。趙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減。祥鸞羅幌。香消寶鴨。金爐。楚館雲閒。秦樓月冷。後又曰寶瑟塵埋。錦被羞鋪。寂寞瓊牕。蕭條朱戶等語。皆過富貴。非趙所宜。十六折駐馬聽。書寄鄉關二曲。皆本色語。中着啼痕。絨處。翠綃。斑二語。及銀鈎飛動。綠雲。賤二語。皆不搭色。不得爲之。護短。至後八折。真儉父語。或以爲朱教諭所續。頭巾之筆。當不誣也。

弁州謂琵琶長空萬里。完麗而多蹈襲。似誠有之。元朗謂其無蒜酪氣。如王公大人之席。馳峰熊掌。肥膾盈前。而無蔬笋蜆蛤。遂欠風味。余謂使盡蔬笋。

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說也

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釵白兔破窰金甲  
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  
其時兵革孔棘人上流離皆村儒野老塗歌巷詠之  
作耶殺狗填吾友鬱監生爲釐韻以飭而整然就理  
也蓋一幸矣

元初諸賢竹北劇佳手疊見獨其時未有爲今之南  
戲者遂不及見其風樂此吾生平恨

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  
惟謹無敢踰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  
往離錯作法於涼馴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  
不得辭作俑之罪真有幸不幸也

元朗謂呂蒙正內紅粧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  
日炎炎今筒最關情處路遠迢迢殺狗內千紅百翠  
江流內崎嶇去路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巴到西廂  
翫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母窵家內東野翠煙消詐妮  
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正以其辭之工也亦未  
必然此數曲昔人偶打入絃索非字字合律也又謂  
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此有激之言  
夫不工奚以辭爲也

明珠記本唐人小說事極典麗。第曲白類多雜。良宵香一套。不特詞句婉俏。而轉折亦委曲可念。金州所謂其兄凌明給事助之者耶。然引曲用調名殊不佳。尾聲及後黃鶯兒一曲俱俚率不稱。若出兩手何耶。

中原音韻十七宮調。所謂仙呂宮清新綿逸等類。蓋謂仙呂宮之調。其聲入都清新綿逸云爾。其云十七宮調。各應於律呂於字。以不開文理之故。太和正音譜於仙呂等各宮調字下加一唱字。係是贅字。然猶可以唱代曲字。謂某宮之曲。其聲云云也。至弁州加一宣字。則大拂理矣。豈作仙呂宮曲與唱仙呂宮曲者。獨宜清新綿逸。而他宮調不必然。以是知蛇足之多。爲本文累也。

論曲當看其全體力量如何。不得以一二語偶合。而曰某人某劇某戲。某句某句似元人。遂執以槩其高下。寸瑜自不掩尺瑕也。

曲之尚法固矣。若僅如下算子。畫格眼。塚死屍。則括之讀父書。故不如飛將軍之橫行匈奴也。

當行本色之說。非始於元。亦非始於曲。蓋本宋展。浪之說詩。滄浪以禪喻詩。其言禪道正少。

然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有透徹之悟，有一知一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費食遠。又云：須以大乘法眼爲宗，不可令墮入聲聞辟支之果。知此說者，可與語詞道矣。

作詞守成法，尺尺寸寸，句覈字研，俾無累功，令易耳。

然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故入曲三昧。在巧之字。

唱曲欲其無字，卽作曲者用綺麗字面，亦須下得恰好，全不見痕迹礙眼。方爲合作。若讀去而煙雲花鳥，金碧丹翠，橫翠直堆，如攤賣古董，鋪綴百家衣，使人種種可厭。此小家生活，大雅之士所深鄙也。

上去去上之間用，有其字必不可易而強爲避忌，如易地爲土，改字作仄，致與上下文生拘不協，甚至文理不通，不若順其自然之爲貴耳。

南曲之有陰陽也，其竅今日始闢。然此義微之又微，所不易辨，不能字字研其至當，當亦如前取務頭法，將舊曲子令優人唱過，但有其字是而唱來却非其字本音者，卽是宜陰用陽，宜陽用陰之故，較可尋得而得之也。

揭調之說，不特今曲爲然。楊用脩詩話云：樂府家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遊歡月滿樓。是入

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之歌曲可想見矣。

凡曲之調聲各不同已備載前十七宮調下至各韻  
爲聲亦各不同如東鍾之洪江陽皆來蕭豪之響歌  
戈家麻之和韻之最美聽者寒山桓歡先天之雅庚  
青之清尤侯之幽次之齊微之弱魚模之混真文之  
緩車遮之用雜入聲又次之支思之萎而不振聽之  
令人不爽至侵尋監咸廉纖開之則非其字閉之則  
不宜口胸勿多用可也。

作散套較傳奇更難傳奇各有本等事頭鋪襯散套  
鑿空爲之散套中登臨遊賞之詞較易閨情尤難蓋  
閨情古之作者甚多好意好語皆爲前人所道不易  
脫此窠臼故也。

白樂天作詩必令老嫗聽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  
不解則易作劇戲亦須令老嫗解得方入衆耳此卽  
本色之說也。

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裙玉  
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  
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劇戲之行與不行良有其故庸下優人

不惟不曉亦不易入口。村俗戲本正與其見者不  
上下。又鄙猥之曲。可令不識字人口授而得。故爭相  
演習。以適從其便。以是知過施文采以供案頭之積  
亦非計也。

世多可歌之曲。而難可讀之曲。歌則易以聲掩詞。而  
讀則不能掩也。

世有不可解之詩。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  
可解。非入方言則用僻事之故也。胡廝啞兩喬才。此  
方言也。韓景陽大來頭。此僻事也。作南戲而兩語皆  
南人所不識。皆曲之病也。

古戲如荆劉拜殺等。傳之幾二三十年。至今不廢。以  
其時作者少。又伶人戲單無此等名目。便以爲缺典。  
故幸而久傳。若今新戲日出。人情復厭常喜新。故不  
過數年。卽棄閣不行。此世數之變也。

作曲如生人耳。目口鼻。非不犁然各具。然西施嫫母  
妍醜殊觀。王公廝養。貴賤異等。墮地以來。根器區別。  
欲勉強一分。幾而及之。必不可得也。

唐之絕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傳。宋之詞。宋之  
曲也。而其法元人不傳。以至金元人之非詞也。而其  
法今復不能悉傳。是以故我國家經一季。

兵燹流離性命之不保遂習此太平娛樂事哉今日  
之南曲他日其法之傳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為慨  
且懼

曲律卷第二